

神族之战

阿瑟诸神创造了世间的万物生灵之后，有了许多的闲暇来建设和装点自己的家园阿瑟加德。因为劫后逃生的伊密尔的子孙僻居一隅，虽然时刻不忘复仇，终因元气未曾恢复得过来，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阿瑟诸神在和平快乐之中度过了许多年，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诸神的生活是美妙而富足的，他们乐于为人类造福，教给人们各种生活技艺，和他们一起狩猎游戏，指导人们建设家园。除此之外，他们便在诸神乐园宴饮嬉戏，切磋技艺，天上人间洋溢着一片祥和安宁的气氛。

当时，宇宙间的一切自然力都由阿瑟诸神控制，欧丁时常分派族中弟子执掌各种力量，使其和谐有序地为新生的人类效劳。但阿瑟诸神并非执掌各种力量的惟一神族，有时甚至被迫处于次要的地位。那些神族经常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有意无意地扰乱了欧丁辛苦建立的各种力量间的秩序，给人类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这是欧丁神和阿瑟诸神所不能容忍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赫拉斯沃格，只要他高兴，就会披上他的鹰的魔衣化为遮天蔽日的巨鹰，即便在夏季温和的日子，也会突然飞到人类居住的米德加德，扇动双翅刮起刺骨的寒风，将正在开花结果的树木花草和庄稼牲畜以及未及躲避的男女老幼冻死冻伤，给人类造成极大损伤。雷神瑟尔被迫动用武力，发出雷鸣和闪电，将其驱赶到比耶吞海姆还要往北的海里，作为缓冲。

而在人类居住的米德加德与霜巨人王国耶吞海姆毗邻的地方，但黑暗从北方扩散开来，笼罩那里人类居住地时，在昏暗之中躲藏着的鬼怪和幽灵就会都钻出来，如黑暗之中伺机破坏，惊吓甚至把人弄死，造成恐慌，若非雷神瑟尔经常在那里巡逻，用他的巨斧威慑住那些妖魔，那里的森林之中尽管有着非常丰富的猎物，谁人敢去狩猎？有谁敢在那里定居？

就连诸神造就的黑侏儒也会运用他们掌握的魔法和诸神作对。他们经常在为阿瑟诸神打造的兵器和首饰器具上附上某种恶意的诅咒，让那些得到它们使用它们的神和人遭受厄运和耻辱，或者让佩带首饰的女神或女人变得淫荡，或者让使用某种兵器的男神或勇士失利等等，让诸神非常头痛。

而那些操控自然力量的神族之中，最强悍的恐怕就是海上暴风雨之神伊吉尔（Aegir）了，他经常在人们出海的时候，掀起狂风巨浪，造成大海难，他的居所在海上遥远的勒斯岛。他还经常唆使他的女儿们诱惑航海者，使他们葬身海底。最初的时候，欧丁神派遣使者前往劝说多次，均不能见效。等欧丁神亲自前往征讨，伊吉尔才被欧丁神锐利的目光所慑服。从此伊吉尔每天的冬天都会为阿瑟神们举行一次丰盛的宴会，欧丁神也经常邀请伊吉尔到瓦尔哈拉神宫作客。彼此你来我往，伊吉尔凶暴的性子才因此而有所收敛。

另外，在天地初创时，和阿瑟神族并存的还有那么一个比较大的神族伐娜司（Vanrs）。伐娜司神族中是著名的是尼尔德，以及他和女巨人斯卡惕生的一双儿女弗雷尔和芙丽雅，他们居住在海滨附近的那顿，那里有成群的天鹅和海鸟。尼尔德与伊吉尔隔海相望，划海而治，掌管台风、海潮起落和海中之火。那些漂洋过海的商人，海盗均会祈求尼尔德人他们刮顺风，带给他们财富，使他们的辛苦得到应有的报酬，伐娜神族靠此积蓄了大量的金子。伐娜神族除了

助纣为虐，支持劫掠成性的海盗般大肆骚扰沿海居民外，倒也并无大恶。而且像海盗那样的智勇和力量也是阿瑟诸神们所赏识的——瓦尔哈拉神宫也吸纳了不少英勇战死的海盗的亡灵。所以，最初两个神族并无太大纠纷，尚能和平共处。直到一件阿瑟诸神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发生，才导致两个神族的交恶，直至爆发新世界诞生之后的第一场战争。

事情起因于一名叫做高尔法伊格（Gurfayg）的女巫师。

在她初到米德加德的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她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只知道她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广大的魔法，能把人送到空中和白侏儒们游玩。后来听她自报家门才知道她叫高尔法伊格。

她知道许多过去发生的事，并对有求于她的人作出各种预言和承诺。她在黑暗中作法，让人们在厅堂里搭建祭坛，把屋子里搞得乌烟瘴气，让那里的人迷失本性，妄生各种贪念和色欲，致使和她接触过的人懒惰、暴虐、贪恋肉欲作出伤风败俗、人神共愤的事情。

后来，高尔法伊格居然肆无忌惮地来到阿瑟加德叫阵，企图教唆她的信徒在神圣之地做了各种污秽不堪的事，或者觊觎那里的金银财宝。诸神大怒，一举将她擒获，并用长矛刺她，把她戳在长矛上，架到火堆上焚烧，想把她的臭皮囊连着魔一起化为烟灰。但是无论诸神怎么把她往死里整，她都能再生。她在天上人间三进三出。尽管她来无踪去无影，诡谲异常，依然难逃法眼，诸神最终还是看出她身份来历的破绽，发现她的魔法得自伐娜族的传授。

伐那神族在听到阿瑟神族对高尔法伊格的处置以后，便聚集起来，赶往阿瑟加德，要求讨回公道，并要求阿瑟神族向他们纳贡称臣。

阿瑟诸神于是集会表决，最后决定不予妥协。愤怒的欧丁神将他的冈格尼尔（Gungnir）长矛，投到伐娜神祇中间。

当高尔法伊格被戳在长矛上架火焚烧时，人世间便有了私斗和杀戮；而当欧丁将长矛抛向伐娜神祇时，地上的王国之间就开始有了战争。从此，每当两方交战，双方的将领总是第一个把手中的长矛投向彼此敌对的那方人群之中，并高声呼喊：“将尔等统统奉献给欧丁！”这就是战场之上祈祷胜利的仪式的由来。

但是，当欧丁的神矛掷向伐娜神祇中间时，伐娜神祇并没有退却，反而全力以赴，冲破了形同虚设的阿斯加德围栏，唱着高亢的战歌进逼阿瑟神的神圣殿堂。此时此刻，双方最富有远见卓识的首脑人物欧丁和尼尔德均已看出，这场完全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战事，如果意气用事死拼到底，结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双方阵势已经显示出两败俱伤的苗头，伐娜神族难免战败，而阿瑟神族获胜的代价也将非常昂贵，剩余的力量将不足以抗拒霜巨人的报复。既然谁都讨不了好，于是，他们双方便毅然决然地决定议和。他们相互立下誓言，并交换人质。阿瑟神族将自己一方的海尼尔（欧丁的亲兄弟）送到伐娜神族那里；伐娜神族的尼尔德和他的一双儿女弗雷尔和芙丽雅则自愿充当人质加盟到了阿瑟神族这一边。

海尼尔是位身材魁伟，相貌英俊的阿瑟神。尽管欧丁神认为他能够完全承担起伐娜神族首领的责任，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加派了米弥尔（Mimir，智慧，此处为与智慧泉名有所区别，故尔译名上采用不同的汉文）做他的助手。在伐娜神族的圣地那顿，海尼尔完全放手让米弥尔执掌全部事务，自己乐得清闲，倒也能把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一旦米弥尔不在，未免有些手忙脚乱，总是习惯于推脱说：“须得他来决定。”伐娜诸神很是不满，渐渐失去了耐心，而且还怀疑趾高气扬的米弥尔用心不良，所以他们就把米弥尔杀死，把他的头送回阿瑟加德。或许是从大局出发，故而欧丁也将此事不了了之。海尼尔则因而逃脱了诸神之劫，在新世界诞生后，赢得了

预言的权杖，由此看来此神并非没有智慧和能力。

尼尔德、弗雷尔和芙丽雅从那以后就与阿瑟诸神一起生活在阿瑟加德，欧丁把他们看成是阿瑟神族的一分子，尼尔德和弗雷尔均成为十二正神之一，而芙丽雅则是阿瑟神族二十四位女神之一，以及瓦尔基丽雅的统领，在与霜巨人及其它妖孽的最后决战中，共赴诸神之劫难。

欧丁之厅堂

众神之王欧丁是阿瑟加德圣地的主人。他的宝座与其说是一张椅子，还不如说是一座至巨至伟的观望塔，欧丁从他的宝座上君临寰宇，一眼看透天上人间的众神、霜巨人、侏儒精灵以及人类的一举一动。这宝座，只有欧丁及其妻子芙丽嘉可以使用。当他们升座之时，总是面对着南方和西方，所以这两个方向成为所有北欧人野心和希望之所寄。

尽管欧丁化身万千，拥有各种形象和名字，人类总是依照他的形象、行为和事迹来称呼他；但习惯上仍把他说成是一位身材巨伟、精力充沛的独眼中年人，一双狂野不羁的眼睛炯炯有神，黑色的卷发，头顶微秃，颏下留着灰白色蓬乱的大胡子，身着灰色粗布大氅，头戴青色的大风帽。他的手里时常握着他那自愿献身的无敌长矛格尼尔，他可以用它击中任何他想击中的目标；这长矛是神圣的，对着矛尖发过的誓，是永远不能悔弃的。他的指臂上，戴着能生出无数金环的乔普尼尔（Droupnir）金环，成为富庶的象征。

欧丁经常到人间游历。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就穿上人常见的服饰，戴一顶阔沿的帽子，步行在人群之中；若是在战争之前和战事进行之中，他就会戴他的鹰形战盔，骑那匹其快如风驰电掣的八

足神马斯莱普尼尔在四方王国之间巡游，操纵着王国之间，劫掠者之间的战争，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哪些人该进他在天上的英烈堂——瓦尔哈拉宫。他就是这样决定了瓦尔松家族的英雄西格蒙德，西古尔德以及挪威王室的战酋王哈罗尔德和血斧王艾里克的命运。

当他高踞在阿瑟加德神宫宝座上时，他的双臂之上就会停着两只神鸦：胡因（Hugin,思想）和穆宁（Munin,记忆）这两只神鸦每天早出晚归，飞向天上人间的各个角落，收集所有最新消息和情报，向欧丁汇报。在他的脚边，蹲伏着两只驯服的猎犬盖利（Geri）和弗利克（Freki），因为这是他的宠物，所有有幸见到它们的人都会交好运。

欧丁在阿瑟加德有三处宫殿，其中一座位于格拉息尔（Glarsir）树林中，就是极有名的瓦尔哈拉神宫（Valhalla,阵亡勇士的归宿），有五百四十个大门，每一道门的宽度足可容纳八百名装备整齐的战士并排进出。整座宫殿的四壁皆由寒光四射的刀枪矛戟斧剑叉棒排列而成，杀气盈寰；宫殿的顶盖乃是一面巨大无伦的金盾，马鞍桥为桌椅，刀叉为餐具，金盔灰盆，号角为杯盏。大凡战死沙场的勇士，即所谓恩赫里亚（Einheriar）者，均为欧丁所器重，都能成宫中的上宾。精美绝伦的黄金铠甲和血色战袍，是欧丁赏赐给他的豪客们的礼物。

一个人首要而永恒的责任和价值就是勇敢，他在面对无情的冷酷的命运时，必须把恐惧践踏在脚下，奋勇向前去完成男子汉天赋的职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勇敢是每个最热诚者的基础，否则他的思想将是错误的，行为将是卑贱的，将像无为的懦夫那样被神所抛弃，无缘进入欧丁的圣殿。这就是众神之王欧丁的信条！所以无怪乎在古代北欧会涌现出那么多面向南方和西方冒险发动战争的骑士英雄，以致于那些四处劫掠征战的海盗们也有了不怎么血腥

的称号——维京人，这便是欧丁信条潜流在北欧人血液之中的明证。以勇敢为无上美德，以冒险为生命准则，以战死沙场为最大光荣的北欧人唯恐自己不讨欧丁的喜欢，被他瞧不起，被他抛弃。

每当人间发生战争的时候，欧丁就差遣他的女侍者瓦尔基丽雅们（Valkyr，阵亡者的选择人），到战场上搜罗阵亡勇士的英灵，将其负在她们的快马上，从碧芙洛斯特虹桥进入瓦尔哈拉神宫。那里有欧丁的两位儿子降阶迎接这些入选的英杰，然后带到欧丁的御座前接受嘉奖。如果战死者之中有为诸神平日所中意的英雄，那么欧丁必会亲自起身欢迎，以示特别的礼遇和荣宠。诸如血斧主艾里克，英雄西古尔德等就曾受到欧丁的这种待遇，甚至还到虹桥上去亲迎。因为这些人都是欧丁极为器重并亲自安排其命运的大英雄大豪杰。

在瓦尔哈拉神宫中，每日都有盛宴款待这些被接引上天几近神仙的战死者。这时，面若桃花，艳如桃李，肤似凝脂，酥胸犹显青春风韵的瓦尔基丽雅少女们就会脱去血染的战袍，换上素洁的白云一般轻柔的纱衣，包裹着她们曲线玲珑似隐若现芬芳四溢的娇躯，迈着生花妙步鱼贯入宫，亲将以神羊乳酿制的大斗大斗的蜜酒和大盘大盘的野猪肉奉到勇士们的餐桌前，敦请他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放量享用。然后这些少女们像乳燕一样穿梭在勇士们中间，一扫驰骋疆场时冷若严霜的肃杀表情，莺声笑语着为勇士们举觞奉饮，甚至以她们的纤纤素手亲为勇士们拭汗，或者和着他们的节拍，轻哦曼吟着歌颂英雄业绩的长诗，或者在勇士们高亢激越的战歌声中翩然起舞……

尽管欧丁的客人都是食量酒量俱佳的勇士，却从来没有酒肉短缺之虞。因为，酿制酒中极品的神羊之乳和神鹿角上滴下的蜜露是取之不竭，饮之不尽的，而那野猪肉也非同凡响，是神宫里的珍品，是神所豢养的野猪西赫林尼尔（Seehrimnir）的肉，每天由欧丁的神

厨安得亨尼尔(*Andhrimnir*) 从它身上割下肉来放在一口大锅中烧得奇香四溢，供阿瑟加德诸神和归天英烈们食用，要多少有多少，刚割完立刻又会长得与原来一样精壮。

勇士们酒足饭饱之后，便会趁着性子来到宫外的演武场上格斗搏杀。他们纷纷进入角色，全力发挥自己仗以扬名立万的平生绝技和全部本领，竭力将所有智慧和精气神投入战斗，其场面之酷烈远非人间堪比。直到传膳的号角响起，飞散的血肉又会复聚成形，罢战携手而归。在神宫之中，那些美得让人心跳的瓦尔基丽雅少女们又自纷纷翘首以待，将醇香甘冽的美酒注入勇士们各自心爱的杯盏以供他们解渴，这些杯子均是以各人最痛恨的仇敌之头盖骨精心雕刻而成。

就这样，勇士们天天聚集在瓦尔哈拉神宫中饥啖渴饮，切磋技巧，过着他们所能想象的最美满的生活，享受着醇酒美人之福。欧丁也自成为武士们最敬爱的神，而瓦尔哈拉神宫则成为武士们最神往的归宿。

欧丁有时也会亲临演武场参加大比武。这时，他通常骑着心爱的八条腿的灰色战马斯莱普尼尔(*Sleipnir*)，他的武器除了白色的盾牌和无敌的神枪长矛之外，还有一把神弓，能十矢同发，分别射中十个对手。他常常把进出刀阵枪林而免受伤害的铁布衫绝技(*Berserkerrage*) 传授给他所宠爱的人。

欧丁是一切智识的神，因为他喝秘密尔泉水。在这泉中蕴藏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经验，知识和智慧。欧丁曾经鲁纳文字的指引来到秘密尔泉所在之地，向看守智泉的巨人米默尔讨一勺泉水喝。米默尔尽管已经看出了来人的身份来历，既未对灭族之恨耿耿于怀，也未对欧丁的神威表示出一丝的敬畏，只是依着汲用智泉的规矩，以极平和语气告诉欧丁，一角杯泉水需要他一只眼睛的代价。欧丁

毫不犹豫地挖出一只左眼递给了米默尔。米默尔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郑重其事地将欧丁的眼睛沉入泉水的深处。尽管欧丁由此获得了无可匹敌的智慧机诈，却也预感到诸神在劫难逃的悲哀结局。所以从此之后，他的脸上刻划上了永不磨灭的忧郁之色。

欧丁与历史女神

为了不误农时，欧丁尽量把诸神行猎或出巡的时间安排在秋冬风猛的季节，那时他的信民便在田里留上一些未割的成熟黑麦，为他的宝马提供食料。在欧丁出猎、骑马驰骋在天空时，难免会给人们带来暴风雨，如果此时有人冲犯了欧丁身后追随的那些凶暴的英灵战士，还会遭到极大的不幸，因而时常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招致不满与咒骂。但也有极少数虔诚地跟着风暴走的人，往往能幸运地得到欧丁从半空中赏赐的猎物残肢，若能谨慎保存好，等到翌日天明时分便会变成一块黄金。

欧丁是不经常到人间游历的，但有一次他在地面逗留了很长时间，以致于阿瑟加德的诸神之中有些人以为欧丁未必会再回来，欧丁的孪生兄弟维利和伟便在洛基唆使下暗中窃据了欧丁的大位，两人轮流坐庄，还以欧丁之妻芙丽嘉为妻。芙丽嘉并未觉得有何异样，因为欧丁、维利和伟三人完全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欧丁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欧丁为了使众神在那场劫运到来之时，免遭厄运，所以除了在战场上物色阵亡的英杰外，觉得靠出海剽掠为生的维京（Vign 北欧海盗的指称）人之中当有大量可供物色的英才等待发掘，以便充作瓦尔哈拉神宫的恩赫里亚（英灵战士）。

于是，欧丁便乔装改扮化名特维基来到维京人的中间，凭着自

己的武力与财力，通过重金招募和慑服的方式，很快就在崇尚勇武精神的维京人中建立了一支由十二位年富力强者且野心勃勃的首领分辖，成建制组织的船队。这支船队在特维基（欧丁）指挥之下，仅几个月时间就在沿海征服地区建立了许多强盛的独立小王国，成为后来许多著名王室家族的前身和哺育其遗留人间之后裔的摇篮。

特维基的威名远扬，许多悍不畏死的维京勇士纷纷慕名而来，投奔他的麾下，他们尊称他为“西格之父”——胜利之王。欧丁就这样指挥他的船队和一帮亡命之徒四处播撒战争的种子，操纵了敌对双方中为数众多的勇猛之士的命运，并使之成为可以源源不断向他的瓦尔哈拉神宫输送英才的又一来源，圆满达到了此行的目的，本可即日打道回府。但有一件事，使他决定暂时改变计划。

在处女神姬芙琼开垦的西兰岛口有个萨克森人的国家，被一位叫做萨伽斯（Saggas，故事）的女王统治着。萨伽斯美丽非凡，即便阿瑟诸女神与她相比也会稍逊一筹，因为她也是一个古老神族的后裔，诗才琴艺造诣深厚，欧丁口中飞洒人间的蜜醪（有关蜜醪的故事，将在布拉琪一章叙及）几乎被她搜食殆尽，而且善于将各种各样的故事编成歌谣传颂四方。早已才艳之名远播，至今仍然待守闺中的萨伽斯生性极为傲慢。许多前往求亲的少年英杰均被整得灰头土脸，折辱得抬不起头来。

乔装成特维斯的欧丁风闻此事，不禁激起好奇争胜之心，发誓要将骄傲的萨伽斯征服。

于是，他带着麾下船队中百里挑一的勇士星夜驾临萨伽斯的王宫，毛遂自荐要做她的入幕之宾。由于事起仓促，萨伽斯无暇召集邻近国家的使节来参与盛会，以便让普天之下的人传播这位前来向她求婚的西格之父的糗事。只要她一想起那些昔时求婚者狼狽样，萨伽斯在睡梦里都会笑出声来。

此时此刻，萨伽斯女王的那些女侍们就在那里忍不住捂嘴偷笑，等着看热闹。而萨伽斯女王面对如此一群不速之客，竭力收回挂在嘴角的笑，饶有兴味地转动着令人销魂的如水秋波，打量着这位传说中威名显赫的西格之王、海盗之父。尽管她对面前这位身材壮硕、相貌堂堂的男人悄无声息的突然袭击弄了个措手不及而颇感意外，但也并未准备放弃自己一贯的作风。

萨伽斯被那只独眼之中忽而飞扬着奕奕神光，忽而洋溢着狂野无羁的情欲之目光盯视得浑身灼热难禁，而她胸中那股傲气更是被激得愈发高涨，觉得非给这位蛮汉一点厉害颜色瞧瞧，难解心头一恨。

而这位西格之父呢，也早已被眼前这位宜嗔宜喜的尤物秋波变幻莫测的眼神挑逗得心猿意马，把持不住。一面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得之而后甘，一面猛吸一口凉气，镇定心神，准备应付各种变局。

只这一声粗气，便把萨伽斯女王从沉思之中惊醒过来。萨伽斯为自己的失态懊恼不已，羞红着脸狠狠地瞪了欧丁一眼，言下之意大有等着瞧的意味，然后不失礼节和优雅风范地招呼仆役接待这帮海上英雄，为他们安排了尽可能大场面的最体面的宴会接风洗尘。

酒宴进行到了深夜，西格之父对坐在身边的萨伽斯动情地说：

“如此良辰美景岂可白白浪费？殿下正值青春妙龄，如苞待放，我见犹怜，怎忍让你独守空房，犹抱寒衾，今夜不妨共效鱼水之欢以结良缘，这里在座的嘉宾，足可以为我们庆贺祝福！”

萨伽斯也似颇以为然地娇声叹道：“如此佳话，本待召集众多芳朋贵友同来志贺，方显庄重，只是你们来得仓促，我还未及准备，确是一桩憾事，不过，难得君心似箭，也只好由着你了。”

在场众人均以为女王今日果真找到了她的如意郎君，再也不想

捉弄人的事情了。无不放量啖饮，相互间推杯换盏，热闹非凡。

欧丁也在萨伽斯投怀送抱，殷情劝饮之下，烂醉如泥，跌跌撞撞走进女王的卧房，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不省人事。萨伽斯跟了进去，把这位西格之父的顶发全部剃光，在他头上涂满松脂，然后把他装进一只大口袋，连夜叫心腹手下送回船上。

翌日清晨，萨伽斯来到宴会厅，将欧丁的属下全部唤醒，告诉他们，西格之父已经赶回船上，以便趁着顺风启程。

等到他们启程到海上，才发现船上的口袋之中竟是他们至尊的光头西格之父。欧丁醒来，心中不由得暗叹不已，在众人面前只是诡秘地一笑置之。众海盗被他笑得有些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猜不透他到底得偿心愿没有，又不敢出言询问，只好听之任之。

此后，萨伽斯愈发得意和骄蛮，她的魅力和智慧居然让这样一位扬名四海，普天下勇士崇拜的偶像，被誉为海盗之父和西格之王的伟男栽了跟头。她照例把此事编成了歌谣让她的人四处传唱……

当然，也因此吓跑了那些风流自命的求寻者，毕竟有谁敢与西格之父一较长短呢？

萨伽斯的宫中再也没有了往日宾客盈门，车马喧天的热闹与繁华，骄傲恃才的女王得到了她所希冀的清静安宁和它的附属物——寂寞，随着时光飞逝，这种寂寞冷清变得日益沉重，把她压得透不出气来。她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只是她那傲慢的天性却不可能容她作出降格以求的事情来。

寂寞的日子是空虚，空虚的日子是渴望。寂寞陪伴着她，空虚啃啮着她，青春的渴望折磨着她。可怜的萨伽斯女王吞食自己酿造的苦酒。怀春的期待和渴望变成一只无情的欲望之狮，日夜不停地在她心里追逐它的猎物——刁蛮傲慢的天性。萨伽斯被内心的追逐折磨得寝食不安，无精打采。

一种从未有过的欲望日夜滋长，强烈地希望拥有和被别人拥有，怀春的心亟待慰藉，躁动得自己也会发烫的肉体亟待爱人的爱抚，萌动的情爱之欲亟待得到满足……萨伽斯被她的心中莫名的爱欲弄得时常偷偷脸红，娇羞无限。她迫不及待地需要一个强壮、勇敢甚至有些粗野蛮横的男人来占有她，揉碎她，撕裂她快要爆裂的身躯……

但谁还敢来呢？

就在萨伽斯照镜自怜的一天晚上，她的王宫之外来了一个乞丐，和她的一位仆役攀谈了起来。在他们交谈得越来越投机时，乞丐神秘地对女王的仆役说，他在海边的丛林里发现了一桩奇事：两只神牛在那里交配，然后生出大堆大堆的金银宝石。他还把那位仆役带到那里去看了他新收集的财宝，说那些都是神牛交媾之后留下的，并解释说，他的身份使我不敢动用这些财宝求得饱暖，害怕招来偷盗的罪名。仆役深以为然，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替乞丐效劳，采办衣食。乞丐拿出一大块金子交给仆役，还千万让他代为保密，不可稍露风声。

其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一张仆役之口岂能保得住秘密？很快这桩奇事就传到了女王的耳中。萨伽斯并没有为什么财宝动心，让她动心的是这些财宝古怪的来源，她从未听说过神牛交媾生金子的事，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她有一桩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想看看那对神牛是如何交媾的。一想到这里，她就禁不住脸红心跳。

萨伽斯随着那位仆役来到海边的秘林中，根本没看到什么神牛，而是特维基——欧丁装扮的海盗之王！

欧丁向萨伽斯致意，并邀请她参加宴会，表达他对她上次“热情”招待的谢意。边说，还边用他的那只独眼放肆地在女王身上直打转，那神情就仿佛女王根本没穿衣服一样。

萨伽斯被欧丁充满狂热的情欲的肆无忌惮的目光看得芳心直跳，酥胸起伏，她完全明白将要发生他们之间的事，也明白是桩别出心裁的骗局。她有些期待又有些羞怯地低垂着红透的脸，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女孩一样，低语着：

“上次，那样的做法太粗野，只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玩笑……这次，这次我非常愿意让你，让你——”她略作停止，咬着小碎牙继续说道，“愿意请你体面地和我举行盛大的婚礼。”

西格之父脸上挂着偷兮兮的迷死人的微笑说：

“嘿，这回该让你好好体会我的盛情款待了，绝对能让你心驰神往的盛情款待！”

萨伽斯女王深知西格之父口中“盛情招待”的深意。这回，这个男人是容不得她拒绝，她的内心也不想拒绝，所以半推半就地跟着西格之父一起上了船。

西格之父留女王在他的船上和他度过了几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夜晚。这场甜蜜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战争的剧烈程度，只要从那无风亦无浪的日子，那条船仍然彻夜摇晃不已的情形，即可想像得出来。

就这样，直到西格之父觉得自己对萨伽斯女王上次的款待作出了最热情最适当的回报之时，才依依不舍地把萨伽斯送回到她的王宫。而自己则赶回阿瑟加德神宫。此后，他便经常来到历史女神的宫中，享受她的热情款待。从同一具樽玉中共饴蜜酒，听她讲述古往今来的故事。

欧丁与大地女神

在历时七个月的游历之后，欧丁又回到了他的神宫，奇怪的是那两位窃位者从此便像融冰一样消失不见了（所以，有人说维利和伟原本就是欧丁的化身），阿瑟加德又恢复了本来的秩序。北欧人的五月祭（在五月一日）；就是为纪念欧丁的复归的，而在南方的条顿国家（如德国等）则选择在四月三十日夜晚游国赏夜，庆祝欧丁和历史女神的恋情，直到基督教进入这里，才演变成为“魔鬼与妖女在此日幽会”的说法。

欧丁除却芙丽嘉和萨伽斯两位之外，还有许多妻子。欧丁的第一位妻子就是乔德（Jord，象征原始大地），她为欧丁生了一位非常威猛的儿子，雷神瑟尔；第二位妻子或正妻芙丽嘉（Frigga，象征开化后的大地），她生的儿子是光明神巴尔德（Balder）和黑暗神霍独尔（Hodur）；第三位妻子是琳达（Rinda，象征永冻地），她与欧丁的恋爱的故事在古老的《韵文爱达》中有所记载：

罗斯人（Ruthenes，俄罗斯人）国王别林（Biling）只有一位独生爱女琳达。这位掌上明珠生性冷漠，素有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冰美人之称。在她的宫中，即便积雪消融的春夏，也依然冰封如故，最耐寒的花草在那里都无法成活，由此可见她冷漠无情之一斑。虽已到了婚嫁之龄，怀春的花季，身体发育得也很成熟，风范举止也流露出健美少女的青春风范和娇柔，但那张吹弹得破的娇靥上却从未露出一丝笑容和红晕。如同一具冰雕玉刻的人像一样苍白和了无表情，谁也无法逗她一笑，而且一旦发怒，则浑身上下直透出阵阵寒气，连燃烧正旺的炉火也会熄灭。当然惹她发怒的事并不多，别

林国王一向对她宠爱有加，从小到大，都顺遂女儿的心愿，除非谈到她的婚事，或者有人向她求婚，才会招惹她。近至王公贵胄，远到邻国王子王孙，在她面前几乎连求亲的话都只字未提，就被她的咻咻寒气吹得直发抖，最后不了了之，甚至连最威猛的维京海盗也难以把意思表示周全。

在罗斯国呵气成冰的冬季，所有人都把身体深藏在裘皮里，围坐在火炉边直搓手的时候，琳达却着单纱白裙在冰天雪地，形只影单地到处游历。不仅如此，连她的寝宫和一切器具卧床也都是以寒玉特制而成，在冬季特别严寒的日子之外的所有时间，她都独自幽居在那里玩她的冰雕，尽管连门禁仆役全无，也无人敢靠她的宫室一步。

别林的幽境正在受到邻国和海盗的吞食侵犯。因为，别林已经太老了，既不能率军出征，又没有可以信托的勇士，更不可能指望有个女婿来担此重任，国恨家忧均使老国王抑郁难安。

一天，别林的王宫里忽然来了一位陌生的不速之客，身着灰色外套，戴着一顶阔沿皮帽，这人正是欧丁。因为他从女预言家伐拉 (Vala) 那里得知，巴尔德尔之仇必须由他与琳达之子来报，所以他的此行之目的就是得到了琳达的爱情而来。

欧丁直言不讳地向别林国提出：

“尊敬的陛下，我可以替您打退所有的敌人，并迫使他同意永不进侵您的国家，作为惟一的条件，就是请求您同意我娶琳达为妻。”

焦头烂额的别林国王喜出望外，爽快地答应了欧丁的请求，出于善意的目的和对后遗症的担心，他向欧丁坦白了他的宝贝女儿的怪癖，并提醒他三思而后行。

欧丁信心百倍地表示，能不能获得琳达的芳心是他自己的事，

能得到国王的许可就已经算是达成了协议。然后，欧丁在别林国王的授权之下，从罗斯国中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充足的武器装备和粮草，便统军直奔兵患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角逐，欧丁迫使那些入侵之敌国无条件作出永不再犯的书面承诺，胜利班师回朝，受到别林国王及其臣民的热烈欢庆。欧丁的目光扫遍庆祝大军凯旋的人群也未发现那位冰美欣长孤标的身影……

凯旋仪式和庆功宴结束之后，欧丁在别林国王的默许之下，独自一人来到琳达幽居的冰宫。在满怀好奇地浏览宫中别具一格的奇异景观之后，便直闯琳达的闺房。

琳达出于对这位为她的父王效命并大获全胜的军队统帅的最起码的礼节，并未像以往对别的男人那样直呼冷气，而是不苟言笑地礼节性的请他到寒玉登上落屋，希望那刺骨入髓的寒气令他知难而退。

可是欧丁岂是凡夫俗子可比？他居然能安坐如常，这不禁令那位冰美人大为惊奇地冷咦一声。欧丁直截了当地向琳达表明了来意：

“在下业已得到国王陛下的恩准，前来与你成婚，……”

果不其然，琳达尚未听完欧丁的话，就勃然大怒，跳起身来冷叱欧丁的狂妄，还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但见欧丁在咻咻冷风之中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默默偷笑，而且全身上下散发出逼人的热浪，这是让琳达最难忍受的。琳达气愤到极点，绕着欧丁发足狂奔，激起一股奇寒无比，锐若刀锋的漩涡直卷欧丁，把欧丁的满身甲冑裂成无数飞霜……

已经全身赤裸的欧丁哈哈长笑着站起身来，浑身如火一般发红发热，不仅将寒风抵消，而且尚有热浪朝着飞奔的琳达身上侵袭，似要化解她严冰一样的无情。

气极也累极的琳达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僻居一隅，不再理睬这位